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 典 诗 词 漫 话

杨 明 著

# 南 朝 诗 魂



中 华 书 局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 典 诗 词 漫 话

杨 明 著

# 南 朝 诗 魂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诗魂/杨明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古典诗词漫话)

ISBN 7-101-03986-3

I. 南… II. 杨… III. 古典诗歌-文学欣赏-中国-南朝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191 号

责任编辑:张

白帆印务公司

南朝诗魂

杨明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7¼印张·139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4.00 元

---

ISBN 7-101-03986-3/I·512

## 出版说明

《中华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 15 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

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 前 言

人生不能没有寄托。有大寄托,有小寄托。毕生为之努力奋斗,视为人生理想者,可谓之大寄托;怡情养性之具而深嗜笃好者,可谓之小寄托。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对知心好友元稹说,他酷好读书和写作诗文,而对其他则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与元九书》)。读书作诗便是他的寄托。又有一位现代诗人说过,原将爱情和友谊视为生命的把手,后来渐渐发觉都有些不稳,只有诗才是牢固的。他常常为推敲一个字而踱尽一个黄昏。把手也就是寄托,做诗便是他的寄托。我辈苦无做诗的好本领,但读诗却还是会的。不错,诗比较一般的书也许难读一些,不仅要靠理解,还得慢慢地品味,才能享受到其中乐趣。但到底比做诗容易。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从读诗中得到快乐,得到享受,从读诗中陶冶性情,学习用审美的眼光去看世界。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将诗作为一种寄托。若由爱读诗进而尝试做诗,那趣味便更浓厚。

古今哪一位大诗人不是由读诗伊始而进入创作的呢？

这本小书要介绍的是中国南朝——公元五、六世纪相继建立在南方的宋、齐、梁、陈四朝的诗人与诗歌。书中的介绍谈不上完整和深刻，但希望比较有趣，能让读者在辛苦工作之余得到一点有益的调剂。如果读者能因这本小书而激起了或加强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甚至觉得读诗可以成为一种小小的寄托，那笔者真是大喜过望了。

南朝属于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那时候的诗人、作家认为文学有它自身的独立价值，无须将它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和附庸。这种观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或许不足为奇，可是与汉代儒生的看法相比，就有极大的不同。汉代儒生津津乐道的是诗的美刺说。据他们说，周朝的时候，卿大夫看到王政有所阙失，便做了诗献上去，婉转地进行讽谏；见国君的举措得当，便也做诗表示赞美。这便是美刺。他们又把诗歌作为训导人心、止邪防僻的工具。“诗者，持也”，“持人之行，使不失坠”（《诗谱序》正义）。他们也知道诗是诗人情感激荡时唱出来的，但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生怕诗中表现了什么不合儒家道德规范的情绪，有害于世道人心。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无论什么事情，强调得过分了，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就会走向反面。过分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忘记了诗歌本身的特点，便等于是取消了诗歌。做诗的时候老是想着一一些清规戒律，怕未必能做出感动人心的好诗来。评诗的人老是拿着一把严厉以至苛刻的尺子去衡量，便会把那些干巴巴的说教诗捧上天去，而把流连光景、吟风弄月而

很有意趣的作品都贬斥一边，至于带着些不满和反抗情绪的诗，更将被视为洪水猛兽。读诗的人带着那样的偏见去读，便谈不上欣赏，谈不上享受，也许还会猜谜似的去探求微言大义。

比如《诗经》的头一首《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苗条的好姑娘呀，公子的好一对儿呀；漂亮的好姑娘呀，醒着睡着都想她呀。）明明是一首情歌，可是儒生们偏说那是一首有关政教的诗。有的说是“冀得贤妃正八嫔”（《太平御览》卷一四五引《诗推度灾》），是周天子要求一位贤妃，好感化他的那些姬妾，叫她们都和和睦睦的，别生嫉妒；有的说“求”是“淑女”在求，即周天子的后妃求贤女做王的姬妾，好配合自己一起管好周家的内务。这样的解释，是不是白日的梦呓？汉代说诗的儒生，这类梦话是说得不少的。这是他们的头脑被那种狭隘、呆板的诗学观点支配的结果。

南朝的诗人做起诗来可就不顾这一套说教了。梁朝的诗歌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里说过一段本身富有诗意的话，现将它译成白话写在下面：

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日的云雨，冬月的严寒，四时物色的变化，都感动着诗人的心灵。欢乐的聚会，大家因赋诗而更加亲密；悲哀的离别，也靠着做诗抒发自己的伤感。至于如楚臣屈原，被迫离开了眷恋着的京国；汉妾昭君，永别了富丽巍峨的宫殿；还有那阵亡的战士，横骨于荒野穷边，可怜他们的灵魂还追逐着飘转的秋蓬；征戍儿却负戈佩剑，依然雄赳赳地守卫着边



城；秋风吹薄了塞上儿的单衣，闺中孀妇的泪珠儿早已流尽；还有朝士解绶，一去不返，遨游于江海之上；少女入官，媚态横生，叫君王忘却了他的家国。这种种景象、事件，叫人心灵震荡，不做诗怎能加以表现？不高歌怎能任郁结的情感奔放？

这就是说，诗人的心灵敏感极了，各种自然景色、社会现象都叫他情感激荡，他必得借着做诗加以宣泄，好复归于平静。读诗的人，当然也就跟着诗人经历一番情感的激荡。南朝人认为，这种情感的震荡和宣泄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或者说竟是人生的一种需要。用今天的眼光看，乃是一种审美的需要。南朝诗人认为满足这种需要本身就十分要紧，所以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正是一种视诗为人生寄托的态度。

进一步说，诗应该陶冶高尚的情操，应该帮助人们脱离卑下的情欲。从积极方面说，诗可以使人觉得人生更丰富，更有意义，更值得热爱；从消极方面说，可以让你消愁释闷，像钟嵘说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试读一些好诗，这可以培养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一种新的眼光和胸襟，让你觉得世界正焕发出一种新的光彩！

# 目 录

兰亭序与诗·····	1
陶谢风采·····	6
池塘生春草·····	12
怀新寻异向孤屿·····	17
此中有真意·····	20
才秀人微的鲍照·····	24
“非常清警”的《代白头吟》·····	28
雄壮与悲凉并存·····	32
颜延之的《五君咏》·····	37
折梅寄相思·····	41
诗歌语音美的追求·····	44
玄晖诗变有唐风·····	49
亦官亦隐的心情·····	53
一生低首谢宣城·····	57

孔稚珪其人其诗·····	61
老别旧交难·····	66
新安江水可濯缨·····	71
怡悦心神的“不急之务”·····	75
江山胜迹以诗名·····	79
梁武诗才·····	84
简文诗癖·····	90
萧氏兄弟·····	94
春色逗相思·····	99
吴均的边塞戎旅诗·····	102
借物言志·····	106
扫眉才子刘三娘·····	109
夫妇赠答·····	113
琼树金莲·····	117
亡国之君陈叔宝·····	121
《幽兰》度曲唱新恩·····	125
闺中哀怨多·····	129
哭亡友思故乡·····	134
太白惯押“宜”字的由来·····	138
别作深宫一段愁·····	142
古今几许昭君曲·····	147
大青山下长眠人·····	152
南朝的捣衣诗·····	157
诗人的香艳梦·····	162
女性化的乐歌·····	167

古典诗词漫话

心灵的歌唱·····	173
团扇一曲足风流·····	178
哀哀哭声演作歌·····	182
千古风流话莫愁·····	186
民歌的谐音双关语·····	191
南北交流的小插曲·····	198
杨花飘荡落南家·····	203
“北方的平民”之恋歌·····	205
北国壮士之歌·····	209
肠断君看膝上弦·····	212
绝句和联句·····	216
联句的起源·····	221
说说杂体诗·····	225
回文诗·····	229

## 兰亭序与诗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乃脍炙人口之作。旧时的启蒙读物《古文观止》也将它选入，因此三尺童子，皆能成诵。而同一作者的《兰亭诗》，则少有人言及。其实诗、序合观，方能对这位大书法家的心情，有更真切的了解。

少年人读《兰亭集序》，所欣赏的大约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山水清景，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盎然兴致。中年以后，才知作者感慨之深，尤在于序的后半。“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非经历沧桑者，不能道此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少年人又何能体会及此！晋宋之际的大诗人陶渊明有句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便说得何等亲切。活泼泼的少年人不爱听长老追计平生亲故、嗟伤岁月流逝的颓丧话，但转瞬之间，自己也到了那样的年纪。岂能不感慨系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暮春之初  
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兰亭序(局部) 定武本

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主旨，在于抒发对已逝年华的留恋，对生死问题的悲哀。而《兰亭诗》，则体现了他在排遣此种愁烦忧闷上的努力。

心病还须心药医，思想上的苦痛须用别种思想予以疗治。王羲之用以消释烦忧的，乃是《老子》、《庄子》中随顺自然、安时处顺的观点。

《兰亭诗》云：“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又云：“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整个宇宙永不停息地运转变化，而一个人的生死老壮，不过是无休止的运化中的小小一曲而已。“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事物总是有合有分；所谓生死，也不过是气的分合。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虽有修短之异，变化并无始终可言。生是始吗？死是终吗？那不过是执着于“生”的立场、用狭隘自私的目光所看到的小始小终。如果能做到“达人大观”（贾谊《鵩鸟赋》语），从宇宙变化的角度去观察，则由无生而化为生，又由生而化为死，化为异物，“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既无开始也无终结。对于造物的这种陶甄变化，人实在无能为力，“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那么，便应该任其所遇，“即顺理自泰”。即顺者，安时处顺之谓也。《庄子·大宗师》说：“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当你“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兰亭集序》语）时，不必为之沾沾自喜、乐不可支；当所有者于俯仰之间已经失去，化为陈迹，也不必为之悲哀。因为得与失都只是无穷无尽的运化中的暂时现象而已。“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生便是得，

死便是失，正亦无须为之悲欣。彻底地想通这个道理，便能消愁释闷了。因此《兰亭诗》说：“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

晋宋士人富于哲学的气质，又有颇为浓厚的山水意识。幽深秀丽、生气勃勃的自然美景使他们流连忘返，启迪了他们对于宇宙神秘的遐想和体验。他们的推理与欣赏山水常常结合在一起。《兰亭诗》云：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

便是此种情景的写照。在一位具有哲学胸襟的诗人眼中，大自然极其活泼，处处呈现着宇宙妙理。万物虽殊，却都在造化之中自得自足，都是“理”的生动体现。人，也是这神奇宇宙中的一员。他只要参透了宇宙的妙谛，就会感到自己与万物平等，与万物相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与王羲之同时的东晋简文帝有一次入华林园游赏，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也正同羲之的感受相似。哲理与美，在大自然中融洽无间，抚慰了哲人亦即诗人的心灵，减损了他们生命短促的悲哀。“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陶醉于大自然中的诗人，更能体会宇宙的伟大、神秘和永恒；与万物为一的“我”，也因此而永存。千载而下，苏东坡在那月白风清之夜，旷达地说道：“自



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也就是这个意思。

《兰亭集序》抒写的是生命流逝的悲哀，《兰亭诗》却说要忘怀得失，随遇而乐；《兰亭集序》批评《庄子》“一死生、齐彭殇”的说教，《兰亭诗》却处处以《庄子》思想推理散忧。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正属于同一作者。还可以说，此种思想感情，不仅属于王羲之一人，而且是那个时代知识阶层所共有。今人徜徉于山水之间，遥想晋宋风流，仍然不能不感慨系之。